



侦探小说是一种在全世界拥有广泛读者群体的小说类型,自从爱伦·坡1841年创作《莫格街凶杀案》,开启了这一文学类型以来,福尔摩斯、亚森·罗苹与波洛等人的侦探或侠盗故事就被反复讲述、不断流传。而在中国,侦探小说则是一件文学“舶来品”,张坤德1896年在《时务报》上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标志着侦探小说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国。从此之后,侦探小说在中国经历了由翻译到模仿、再到原创的本土化历程。在爱好阅读侦探小说的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战玉冰看来,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关联到现代都市的发展、文学翻译的引进、理性精神的弘扬、司法正义的实践乃至民族国家的想象等众多复杂问题,而对早期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研究,也可以构成我们观察、理解并想象现代中国的一个有趣视角。

从公案小说到侦探小说

中国古代就有公案小说,关于包拯、狄仁杰、展昭、黄天霸的“清官”与“侠客”书写承载着古代传统中国人的正义想象。但战玉冰认为,“包公案”虽然和“福尔摩斯探案”共享着类似的罪案题材,但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仍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类型。比如公案小说中往往混合着武侠、志怪等文学元素,但侦探小说却将科学理性与无神论作为世界观基础,且两种小说类型从叙事模式、审美趣味到文学观念,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中国侦探小说在发展之初,更多还是受到了西方同类型小说翻译的影响。比如中国本土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名叫《中国侦探:罗师福》,其中就包含了“师从福尔摩斯”的意思。甚至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两位中国本土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和孙了红,他们的代表性作品“霍桑探案”和“侠盗鲁平奇案”,最初在报刊连载时也分别被称为“东方福尔摩斯探案”与“东方亚森罗苹探案”。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早期侦探小说就是对西方侦探小说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战玉冰也强调,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也深刻影响了这些本土侦探小说的创作,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理想君子人格、墨家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传统家国文化情怀,乃至明清小说中的“侠盗”传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国早期侦探小说,构成了其“中国性”的独特面相。

史料的梳理与历史的重建

在撰写《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后文简称“史论”)的过程中,战玉冰系统梳理

从包拯到福尔摩斯： 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



战玉冰的博士论文《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努力梳理出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的类型演变轨迹与文学史发展框架,同时尝试提炼出这些侦探小说所包含的现代价值内涵与自身形式规定性。

了民国时期28位侦探小说作家的侦探小说创作、评论及翻译情况,其中既有程小青、孙了红、俞天愤、陆澹鑫等中国侦探小说创作名家,也包括刘半农、张天翼、徐卓呆、王度庐等知名“跨界”作者,其作家作品地域分布遍及上海、江浙、京津、岭南、台湾、“伪满”等全国各地。其中搜集和整理的相关原始材料包括183期的侦探小说杂志(其中包括了三种侦探小说专门性杂志与六期杂志的“侦探小说专号”)和近四百种侦探小说单行本(包括创作和翻译),以及大量刊载于民国其他通俗文学杂志、新闻报纸副刊和小报、游戏场报上的侦探小说创作或翻译,涉及到的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创作与翻译作品超过两千部(篇)。

在对史料进行扎实梳理和广

泛阅读的基础上,“史论”重建了中国早期侦探小说发展的文学史框架:在晚清时期,侦探小说借助文学翻译进入到中国,并引发了中国人第一轮的侦探小说热潮,甚至在刘鹗《老残游记》这样的“谴责小说”中,福尔摩斯就已经进入到老残及其好友们的日常话语表达之中,只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是翻译更胜于创作;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海等现代都市中市民消费文学与阅读市场渐渐形成,特别是1923年中国本土第一本侦探小说杂志《侦探世界》的创刊,标志着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第一次发展热潮的到来;后来随着战争局势的加剧,中国侦探小说发展一度陷于低谷,虽然汪剑鸣、艾珑等新一代作家仍在坚持侦探小说的创作,但整体局面不如20年代;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上海光复之后,中国侦探小说创作才迎来了短暂的第二次发展高峰,并且呈现出了较之过去更为多元的发展可能,比如更具动作性的“侠盗”故事、受欧美“黄金时期”侦探小说影响的新颖风格,以及间谍小说的创作热潮等都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而后者更是可以直接连通至50年代的反特小说,构成了百年中国侦探小说史的一条发展伏线。

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的现代性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的发展与同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现代都市的形成带来了出版、印刷、图书、杂志、报纸等文化事业的发展,现代教育更是为这些文学文化产品培育了现代读者与消费市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民国侦探小说的中心会在上海?江浙地区的经济富庶与教育基础为上海培育了大量的潜在作者,而当这些传统文人与现代文学生产体系(报纸、杂志、图书、电影)相遇,就会形成通俗文学创作的热潮,而民国侦探小说正是这股文学热潮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天笑、程小青、赵茗狂、姚苏凤等民国侦探小说作家都有着从江浙到上海谋生,后来投身文学事业(成为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电影编剧等)的人生转型轨迹。

与此同时,现代都市中的报纸、摄影术、电影、电话、电报、广播、现代邮政系统、现代消防系统、现代城市街道与交通等新兴事物也进入到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笔下,构成了侦探小说与现代都市之间又一层的密切关联。更进一步来说,中国早期侦探小说中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其对于科学、理性、法制、正义等现代观念的弘扬,侦探成为了当时中国读者心目中的理想现代人物形象。消闲与启蒙的复杂辩证,一直贯穿了整个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历史。

傅 萱

实习意味着什么?

实习经历是简历中的重要一项,向来被用人单位看重。想入某一行的准毕业生们,也都知道要预先考各类资格证,要找到好一点儿的单位实习。但是实习可不仅仅是帮干点活盖个章而已。这种实习其实是刷简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习。

真正的实习其实是准毕业生探索自我职业发展方向的历程。有的实习生只是为了拿个证明,这一行当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条备选的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对这样的同学,实习就是一个劝退的过程,让他们明白任何一个行当没有热爱都是难以持续做下去的。而有的同学,能够在实习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确定自己未来的职业道路,这样的实习才具有了真正的价值。

真正的实习其实是准毕业生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很多同学对于即将踏上的工作之路缺乏认知,从象牙塔中走出来,迫不及待地抬脚一步踏入职场可能会撞得头破血流。实习提供了宝贵的预演,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工作任务,以什么样的原则协调人际关系,聪明的同学都可以在半年或一年的半工半读中对此有所领悟。

真正的实习其实是用人单位和准毕业生的互相试探。

一直觉得招聘的笔试面试有很大的缺陷,几道题目,几面之缘,也许可以判断应聘者的功底,可以判断应聘者的表达能力,但是很难判断应聘者的品格。用人单位永远都要冒招进一些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的风险:他们功底扎实、能言善辩,可惜只会投机钻营,出工不出力,缺乏最重要的奉献精神、合作意识。实习是个相对长的时期,除了看一个人能不能干,重要的是看一个人肯不肯干。简历上的成绩,只能证明能力,不能证明态度。态度是在天长日久中呈现的。

对实习生来说,实习可能也是一个对行业祛魅、对梦中单位祛魅的过程。现实毕竟不同于理想,任何行业都包含大量的重复性劳动,任何单位都有优点有缺点。早一点发现和行业和单位不匹配,及时调整方向,也是一件好事情。

理想的实习是这样的:用人单位像挑选入职者一样挑选实习生,带教师傅像带徒弟一样手把手教,实习生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用人单位不断更新对实习生的评价,实习生不断增进对用人单位的归属感。在互相试探中,一方发现这正是自己需要的人,另一方发现这正是自己寻找的理想单位,通过招聘程序,顺利入职。

这个过程有点像谈恋爱,互相确认眼神。就像恋爱中常有的情况一样,不能明言的试探也免不了出差错,比如一方误以为对方不爱自己,转投第三方。这种情况,除了为对方祝福,也不能多说什么。毕竟,这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爱一个人就要给他/她自由,培育就只是为了培育,并不是为了控制。

王希明(中文系2018届博士)

光影书画



角落

校园里这一处 在阳光下阅读
隐秘安静 还有咖啡飘香

摄:郭剑斌(微电子学院2021级博士生)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edu.cn